

「裘派銅錘」第三代傳人王越 半世修行一世心 梨園求索但為淨



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李長春給弟子王越說戲。

在西方歌劇界，完美的高音被認為是「超越人類極限」的；在中國梨園行，則有「千生百旦，一淨難求」的說法。「歌劇高音」和「京劇花臉」都對唱功要求極高，這行當裏的「成材率」也是低之又低。京劇花臉分為銅錘花臉、架子花臉和武花臉，其中尤以「銅錘花臉」最吃功夫。一場經典大戲，往往都少不了銅錘花臉的出彩表現。近日，香港文匯報專訪了著名裘派花臉、國家京劇院一級演員王越，請他為人們講述裘派藝術之精髓，以及個人入行之往事，用他自己的話說，身在梨園行，就是半個修行人。

◆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寶峰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

2014年11月11日晚，天津中華劇院裏氣氛火熱，叫好聲此起彼伏。舞台上，狄仁傑正犯顏直諫，一時間甚至與武則天僵持不下。飾演狄仁傑的王越聲腔遒勁有力，回味醇厚綿長，扮相、動作同樣一流，觀眾都被這個栩栩如生的狄相形象深深吸引。演出結束後，一股酣暢淋漓的氣流不停地在王越的身軀裏迴盪，他感覺自己身上的每一個毛孔都興奮地一張一翕。後台出入口則早被觀眾圍得水洩不通。戲迷守著自己鍾愛的角兒，久久不願離去。天津是中國著名的「曲藝之鄉」，觀眾愛戲、懂戲、品戲，幾乎個個都是專業戲迷，能在這裏立得住、被叫好，委實不易。

從小耳濡目染 4歲初次登台

王越是國家京劇院的當家花臉，「裘派銅錘」的第三代傳人，他的老師李長春先生曾被譽為「最像裘派先生的弟子」，而王越正是李長春的得意門生，也是「裘三代」中的佼佼者。特別在聲腔醇厚、剛柔並濟方面，王越深得裘派精髓。

雖然剛過不惑之年，但王越的「戲齡」已有40年之久。「我爺爺奶奶、姥爺姥姥，兩邊的親戚，雖然沒有一個是專門幹這行的，但都酷愛戲曲，而且都能唱上幾段。我姥爺從小就給我講四大名旦、四小名旦的故事。我父母都是工人，但是那些經典的樣板戲，他們都能倒背如流。我爺爺還能彩唱，而且最喜歡扮花臉。」王越回憶說，自己最早一次登台時只有4歲，但裘派最流行的段子，已經能夠開口就來。

「後來，我報考河北省藝術學校的時候，老師們都知道唐山出了一個小花臉。」王越至今都記得非常清楚，面試時，其他小朋友表演的是《紅太陽照山河》一類的兒歌，或者蹦蹦跳跳，唯獨自己張嘴就來了一句「包龍圖打坐在開封府！」尾音未落，面試老師當場拍板：「好！考上了！」

由於打小就深受花臉唱腔的濡染，所以進入專業戲曲學校後，王越就認定「裘派銅錘」的方向下起了功夫。說起裘派的好，王越總有用不完的形容詞，「我想聲情並茂、細膩感人，應該是裘派的精髓之一。」在王越看來，裘派不僅看起來遒勁帶感，而且聽起來醇厚掛味，同時演起來入戲甚深，能在唱腔、唸白、形體、表演之間達成一種融通的狀態，進入戲曲表演的化境。

保持一顆謙恭審慎的修行之心

在梨園行，有兩句老話兒一直廣泛流傳。一句是「千生百旦，一淨難求」，另一句是「十淨九裘，無淨不裘」。前一句的意思是說在京劇行當裏面，要培養一位出色的淨角是最難的，因其對唱功、形體、表演的要求更加綜合，誇張的扮相、精彩的表演、深厚的聲腔功底，每一樣都足以成為戲曲演員的攔路虎。而後一句講的是裘派花臉在淨行裏的重要地位和深遠影響。作為「裘三代」，王越也被「銅錘花臉」的圈子寄予厚望。

在從藝過程中，王越不僅成功排演了《劉美案》、《李逵探母》、《鎖五龍》、《赤桑鎮》等花臉傳統戲，他還積極參演現代京劇，如《智取威虎山》、《紅燈記》等。此間，他先後獲得山西省「杏花獎」表演獎、全國少數民族戲劇會演「優秀表演獎」、全國京劇優秀青年演員折子戲展演一等獎、全國青年京劇演員電視大賽花臉組金獎第一名等榮譽。2015年，表現突出的王越被調入國家京劇院。後來，他又榮獲中宣部宣傳思想文化青年英才、全國藝德標兵、中國京劇之星、全國戲曲表演領軍人才等稱號。2022年，王越入選全國戲曲表演領軍人才培養計劃。儘管成績斐然，但王越始終

◆生活中的王越喜歡登山遠足。



◆《劉美案》中的包龍圖是王越的經典扮相。



◆當代著名裘派花臉、國家京劇院一級演員王越。



◆中國國家京劇院曾來港演出京劇《帝女花》，王越在其中飾演清帝。資料圖片

香港觀眾太懂戲了

作為菁萃東西方文化的國際大都會，香港一直是各種文藝演出的匯集地。早年間，梅蘭芳、馬連良等眾多京劇大師也都曾旅居香港，並留下一段段藝壇佳話。上世紀五十年代，被譽為「花臉全才」的淨角大師裘盛戎，曾在香港演出了一場《連環套·盜御馬》，「那是裘先生一生最好的一個版本。」

「香港觀眾太懂戲了，而且特別熱情。」王越說，當時，裘先生在台上卸足了勁，香港觀眾也不停地叫好，真的是互相激勵。甚至誇張點說，當時那種氛圍直接讓裘先生演瘋了，那是一種天時、地利、人和俱全的狀態，在其他地方再難複製。

王越所在的國家京劇院一團曾經排演過一齣《帝女花》，

赴港演出也收穫了滿堂彩。王越清楚地記得，當時汪明荃、羅家英等眾多香港演藝界名流都去現場觀看了這齣京劇版的《帝女花》，他們還興奮地趕到後台，和演員們親切合影。「《帝女花》就是從粵劇改編而來的，而且香港觀眾也特別認可和喜愛。」

出生於上世紀七十年代的王越，正趕上了香港文藝的黃金期。那時候，以武俠小說、流行金曲、影視作品為代表的香港文藝，深深影響了內地的文化風潮。「小時候，我家裏有一個壁櫥，推開後，整整兩面書牆，而金庸小說一直擺放在最顯眼最方便拿取的位置。」王越笑着說，直到現在，《射鵰英雄傳》、《滄海一聲笑》等文化符號，都還印刻在自己的腦海裏，並深深地影響著自己的藝術審美。

傳承與創新其實是個「偽命題」



近年來，梨園行裏一直流行有關「傳承與創新」的討論。對此，王越的看法格外通透。「其實，這是一個偽命題。對於京劇而言，既有固守不變的一面，也有必須去創新的一面，二者不可或缺。」

「對於老戲，必須原汁原味地繼承下來。比如《四郎探母》、《二進宮》等等，它們是經過反覆打磨已經定型的經典，所以不能改變。與此同時，京劇本身就是一個創新的產物，所以與時俱進創新的作品，或者適應新的演出和傳播手段，也都無可厚非。」王越認為，一味創新則無根，一味固守則停滯，所以二者不可偏廢，「港片裏不也有王家衛式的文藝範兒，也有周星馳式的無厘頭嘛，他們也都有自身獨特的價值。」

疫情期間，不少演出轉至線上，「掃碼看戲」、「手機直播」等形式也應運而生。對此，王越的態度較為謹慎，「一方面，一座劇場多說1,000人，就了不得了。但網絡直播，動輒就是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的在線量，確實厲害。但另一方面，戲曲側重沉浸式的體驗，它需要演員連貫的演繹，需要現場的互動，需要劇場的張力，這些在大小屏幕上幾乎完全感受不到。」

青少年需要遇見京劇之美

一直以來，王越跟隨國家京劇院滿滿當當的演出計劃走南闖北，足跡遍布各地。但在各種不同的演出場所中，「學校」始終是王越最為看重的地方。「藝術發展離不開人才，對京劇而言，尤其如此。」王越說，梨園行既要有嗓子的天賦，又要有台下的

苦功，所以，如何吸引青少年人才，讓京劇藝術越來越好地傳承發展下去，是我們每一個從業者都應思考的命題。

「此前曾有很多單位組織過『戲曲進校園』活動，反響非常熱烈，效果也好，我覺得後來許多大學生都喜歡聽戲，跟他們小時候接觸過這類活動不無關係。」王越認為，如果一個人壓根兒就沒接觸過一樣事物，又何談喜歡？因此，接觸、遇見，是一個必要的前提。

在王越看來，小朋友接觸戲曲，有可能喜歡上某一唱腔，也可能驚艷於某一件戲服，還可能被某一個動作甚至是舞台所感染，這些都是「美的啟迪」，讓孩子們早早地、多多地接觸京劇，能讓他們直觀地感受到什麼是「美」，什麼是「藝術」，什麼是我們的「國粹」。

特寫

來得了「三張高」 受不了西葫蘆

學習難，學戲苦，幾乎每一位戲曲演員的記憶裏都少不了死磕童子功的畫面。對這些，王越卻不願提及，「都說台上一分鐘，台下十年功。但是哪行哪業不辛苦。幹我們這行兒的，走上舞台，完成好一齣戲，能夠得到觀眾的認可，就一切都值了。」

在梨園行訓練童子功的階段，不管你唱文戲，還是攻武戲，基本的身法、功夫都是必須過關的。正所謂「讓唱能唱，讓打能打，讓翻能翻」，為的就是一旦「倒倉」失敗，唱文戲的也能多一條走武戲的路子。「那時候，我們是三張桌子摺到一起，大約一層半樓那麼高，演員練習往下翻。有一次，我落地的時候，腳打了滑，一下子就栽着

了。沒一會兒，腳腕兒就跟大饅頭似的，後來直接養了3個多月才好。」說起這些，王越的語氣風輕雲淡，因為對他來說，這些早就是家常便飯。

在戲曲學校，王越形容自己的日常訓練就像「趕場子」。因為嗓音條件好，老師經常給他「開小灶」單獨授課。為了掐斷小孩子愛玩的念想，老師每次都會在王越吃晚飯前就給他扮上，把臉上的油彩都勾勒好。「那時候我沒時間打飯，就請同學幫忙，等我勾完臉回來，同學打的西葫蘆炒肉都已經凝住了，臉上的油彩味兒和飯盆裏的大油味兒緊緊地交織在一起。」王越笑着回憶說，後來很多年，自己都消弭不掉肉炒西葫蘆帶來的「恐懼感」。

◆在戲曲學校學戲的故事令王越記憶猶新。



◆在戲曲學校學戲期間的王越訓練刻苦。